

民國十年

乙
730
274
美國議員團遠東視察記

申報館發行

序

余謂凡讀他國人觀察己國之書者大抵有兩種益處其一可證己國人之性習其二可知觀察者之性習蓋久居鮑肆者不知其臭身寓花房者亦忘其香其香其臭非外來之人不易別也然而外表之感覺固係如是而個中之原因有非外人所能深知者故他國之觀察僅能證明他國與我所異之點而不能認爲彼所觀察者即係真理何也彼所處之國亦有習性爲之錮閉而有所偏執也美國議員團來游亞東其報告我中華及韓日一書亦正如此例項君遠村康君暢支譯之以歷載諸申報之星期增刊茲復集以成冊以便閱者余因略述其意於卷首

中華民國十年八月雲間陳冷

譯例

是書原文、採自美國國會議事錄。爲加州議員沃斯本 Henry N. Osborne 在衆議院之演說詞。故爲議員團觀察遠東之正式報告。

是書譯事、始於二月、終於六月。亘半年之久、僅成此百頁之小冊。連續登載本報星期增刊、至第九十一期而登完。又復彙集全文、對照原本、重新校閱一遍、方敢發排。譯筆佳否、不敢自下斷語、而其鄭重不苟、自信對原作者可告無罪矣。

篇中節目、俱依原文、惟節目左方之提要語、爲譯者加入、因每節篇幅冗長、用此以引起閱者之興味也。

譯者不解日文。文中日本人名地名、以及其他關於日本事物之非通日文不能譯者、均託葛祖蘭君譯之。葛君研究日文有素、著有自修適用日語漢譯讀本、行於世。譯者信任之、故敢以此爲請。微葛君之助、是書未必遂能譯全也。今單行本將發行矣、謹對葛君道謝。

譯者識

美國議員團遠東視察記目錄

- 一、揚子江口
- 二、上海所見
- 三、杭州一日記
- 四、南京與明陵
- 五、造泰山之巔
- 六、濟南之遊及京津道中所感
- 七、北京七日記
- 一、第一日之酬酢
- 二、長城遠眺
- 三、京城概觀
- 四、天壇
- 五、孔廟與雍和宮
- 六、頤和園

七、清華學校

八、鹽耗

九、烟禁

十、美國煤油大王捐建之醫學校

十一、紫禁城

十二、離京

八、津門十一小時之逗留

九、北戴河之遊

十、南滿與奉天省城

十一、韓國之遊

十二、渡對馬海峽

十三、馬關與內海

十四、神戶與西京

十五、奈良勝景

十六、純粹日本式之宴會

七一 六九 六四 六一 六〇 五一 四七 四五 四三 四二 四一 四一 四〇 四〇 四〇

十七、 皇宮

十八、 西京之本地風光

十九、 記一日火車中所見

二十、 國際間之正式酬酢

二十一、 大隈邸中之一席話

二十二、 日光一晝夜之遊

二十三、 製造局公園之游園會

二十四、 東京市尹之宴會

二十五、 東京之游覽

二十六、 留美同學之游園會

二十七、 大太平洋會

二十八、 東方之青年會

二十九、 商業團體之歡迎會

三十、 日本國務院之宴會

三十一、 關於加利福尼亞問題之談話

三十二、錄倉大佛像

三十三、歸國

美國議員團遠東視察記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衆議員沃斯本氏 H. N. Osborne 報告

申報 星期增刊

項衡方 譯述
康時達

去夏參衆兩院議員，有遠東之游。行程所經，爲中日韓三國。今將視察所得，編成報告，宣讀於本會。諒亦吾人應盡之責務，而爲諸公所樂聞也。太平洋中兩旬海程，於吾人視察目的，毫不相關，故刪去不述。今請自游歷中國始。

遠游中國一事，在足跡從未履東方者，頗似脫離地球，而遠適另一星球者然。蓋中國風俗人情，與此邦大殊。吾人初入其境，無往而非動人詫異者。其地廣袤大於美國，有人民四萬四千萬。國土雖廣，而欲遍歷全境，則匪易事。吾人所至最南之地爲上海。然在其國最南邊界以北約六七百英里也。吾人曾入其內地，然亦不過在海岸以西二千數百英里耳。吾人所至最北之地，爲滿洲之奉天，其地與紐約略同緯度，然去彼邦最北之邊界，猶須數百英里也。

【一】揚子江口

△中國漁舟繪有兩目之功用。

△江口所見汽船多懸日旗。

一九二〇年八月五日，吾人所乘之大北輪船，駛近揚子江口。揚子江者，亞洲最大之河流也。水程二千英里，可以通航。河口有廣大之三角洲，一如密士失必河。河水挾黃沙入海，使海水亦帶黃色，離河口五十餘英里，猶及見之。亞洲陸地之最先映入吾人眼簾者，爲在揚子江口東南之舟山羣島。島皆岩石所成，面積不大。島上童山濯濯，植物甚少。無數中國漁舟，遊弋其間。舟之行皆賴布帆。帆方形，有植立之竹竿張承之。舟大一若吾人在加利福尼亞海岸所見者。所不同者，美國漁舟之行駛也，賴爵士林汽油之發動機，而中國之漁舟，則船首皆繪雙目。華人謂船有目，即能見前途之安否。如有障礙，即可知所避免。水族之棲在何處，亦惟船首繪有雙目始能見之。其效用極著。故在中國，無目之船，舟子不駕。蓋將召惡運，而觸危機也。〔按此層吾人應對友邦釋明誤會〕

揚子江口江面寬二十六英里，舟行其間，不見兩岸。逆行數小時，始見淡黑若烟，之行漸清晰，蓋即兩岸陸地也。途中遇下水船多艘，懸日旗者爲數最多。他國船隻漸總數，猶不及其多也。舟行漸緩，江面漸狹。江口之三角洲，一片平野，土壤肥沃。

兩岸田畝縱橫、農植繁茂。中國式之村落，錯綜其間，陸上景象，歷歷在目矣。

【二】上海所見

▲行人赤膊之可厭……飲水不潔之可懼

▲索價還價爲華商之惡習慣……人力爲運輸之原動力

▲人力車夫之汗場車夫之聲皆極可憫

▲巡捕執警棍猶將軍之秉節鉞

上海者，非沿揚子江本流，乃濱黃浦江者也。黃浦江面甚狹，經上海埠，下流十三英里，而注入揚子江。黃浦江雖小，而商業甚大。江中船隻，有最新式之海洋巨輪，有形式奇怪之駁船，又有艗舨數百艘，點綴其間，各種式樣，殆無不備。

吾人所乘之船既抵檢疫船棧泊所，即行停輪，經驗疫醫官登船查驗，即駛入港口，至商埠下流四英里之美孚碼頭而寄棧焉。即有歡迎團人員引吾曹及行李等物，移入小輪船，駛至熱鬧之黃浦灘，而登岸焉。黃浦灘修潔若公園。公園之後，爲一士敏土鋪治之大道。道旁爲精緻之巨廈，連綿不絕，皆東亞之大銀行大公司及總會之所在地也。是等巨廈，高不足以摩天，皆祇三層乃至五六層而已。其建築式樣皆爲歐式，而非美式。惟極壯麗，頗堪動人注意。

吾曹上岸時，地主歡迎之儀式，極爲隆重。其情義亦極誠摯。埠頭華人環觀者，不下數千。歡迎之人物，除當地美國領事館官員外，爲江蘇省之代表，市政廳之代表，及華人各公團之代表。是日氣候蒸熱，自埠頭至旅館，數人擠一汽車中，乃益不堪。陪坐之華人，體態整齊，衣服都麗，笑容可掬，操極純潔之英語，竭誠週旋。惟途中所見華人，男子腰以上皆裸，孩童腳底以上，衣悉剝去。（此句直譯，意謂全身一絲不掛。按埠頭童工間或有之，途中孩童，未必盡然，）街市中心人力車縱橫擁擠，行人叫囂喧鬧，吾曹坐汽車中，乃益覺悶熱不堪矣。

吾曹直抵江蘇交涉公署，受省長督軍外交特派員及其他官員之正式歡迎。中國自中央政府而外，行省各有一外交官，此實奇事。歡迎會中所進者，爲茶點，蘇打水，檸檬水，及紅酒數事。中國飲料之不用清水。而用上述諸品者，想係清水不潔之故。故沐浴所用之水，不能進口。旅館臥室中，另置飲水一瓶，意謂惟瓶中水可飲也。飲水不潔，故傷寒霍亂諸症，異常流行，爲最可懼也。

六點半散會，出交涉公署，直抵旅館，填寫旅客名冊。吾曹行李箱籠先已搬入館中，惟雜置地下一層，零亂堆積，不易辨認。其地陽光不照，如一潮濕之爐灶。苦力數輩，上身不衣，呼噪之聲，填滿一室。吾曹植立地窖中，辨認行李，悶熱不堪言狀。

越一小時而始得將自己行李搬入臥室。本團中男子之勇敢，女子之忍耐，即此一端可以徵矣。（按此言謔而虐）

既入臥室，始稍清淨。然閒坐未幾，而正式晚宴之時至矣。是爲九時三十分之宴會。主人雖許吾曹衣便服，而未始非莊嚴之盛會。主席爲中國前任外交總長。演說者有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孫逸仙氏。孫之演說，歷一小時之久。其言亦頗動聽，謂彼之所以鼓促南北戰爭者，實欲挫敗日本之種種計畫也。又有王正廷氏，亦登壇演說。王氏前與顧維鈞博士同充中國講和代表，出席於巴黎和會。對德和約判將山東讓予日本，中國拒絕簽字，王氏亦與有功焉。其人極有才能，明白事理，年事尙輕，能先獲人心。人人皆知其將來必大有造於中國也。是晚宴會列席者約三四百人，有美國居留民，有中國政界商界著名人物，及本團團員。

吾曹留上海四日，至八月九日星期一而他去。四日間咸已排定日程，故無一刻之暇。上海爲極活動之商城，大部具歐洲式。華人小商店，無慮數萬。而各種大商店亦不少。珠寶首飾店，規模之大，與在美國大城市所見者不相上下。絲繡綢緞店及偉大之百貨商店，亦復衡宇相望。又有一店，各種貨物，均祇一價。顧客購物，不必爭論價值也。（按同一價目之商店，上海未之前聞。先施永安惠羅諸公司大廉價時

同一櫥窗或同一櫃臺之各種貨物，其價目偶或劃一，意者即指此歟。」蓋在華人習慣，店家往往索二三倍乃至十倍之價。買主與之商量還價，常至爭鬧不休。

上海街道，在初次到埠之美人觀之，必爲之訝異不止。蓋一切俱以人力爲之，雖有電車與摩托車，「電車容積甚小，而乘客異常擁擠」，而街道中幢幢往來者，以人力車爲多，其原動力爲一敏捷之苦力。全身架入車杠，得資即如飛而跑。其跑也，苟非登山或中途遇阻，亦不少駐足。車形若放大之孩車，上有車篷，可以任意張落。幸而上海馬路平坦，乘此亦頗適意。車夫上衣解開，腿與足皆裸。及曳車而跑，則褐色之體幹四肢，汗淋淋如雨下，頭面亦不勝淋漓。據工部局定章，車資甚廉。吾曹初乘此車，已安坐而同是人類之小馬 *Euman Ponies*，則喘吁飛奔於前，誠不勝其悔恨。繼思若輩謀生之唯一方法，祇賴是業，則亦泰然。蓋苟減少其用途而不復乘坐，是不啻絕其謀生之路，甚非與表同情之道也。上海人力車夫爲數極衆，佔交通機關之主要地位，若在他埠，則亦有除人力車外，即無其他交通利器者矣。上海及中國其他城市之以人力任轉輸之役者，非徒人力車而已。有羊角車者，其客座在兩側，載重多而車資更廉。街道中貨物之運送，亦惟人力是賴。竹扛一支，兩端垂重物，而中以一人之肩獨承之。又或重物在竹杠之中央，而兩端以兩人之

肩分承之。其人皆強健，上身不衣，益顯其肥脂。藉此謀生者亦數萬人。羊角車着地者，爲一木製之鉅輪。以一人推之，而載重獨多。有時一童子肩曳一繩前挽。又有兩輪塌車者，亦一人力之轉運利器也。車可載重量極大之貨物，以二人扶後面車杠，而六七人各曳一繩挽於前。行時頭在前，足在後，全身乃若匍匐於地。口出怪聲，其聲齊一，若合符節。驟聞之，疑爲唱歌，實則怨聲也。是車所載重量，堪稱與鐵道貨車所載者相等。至於摩托載貨車，或馬曳載貨車，則吾曾在滬未曾見之。〔按今已有之〕甚矣，上海爲人力構成之商業都市也。

上海街市中之警察，大都爲高大之印度人。頭繞紅布，手執警棍。棍長二呎半，靠右腰斜指，成四十度之角度。若輩持警棍立崗位，猶諸王者之秉節鉞。蓋車輛之進退前後，無不聽警棍之上下指揮也。旅館門前，亦植立一印度警察，職在招呼旅客進出需乘之汽車或人力車。如有客焉，步出旅館，狀若索車，則對面人力車，即如魚之就餌，蜂擁而前。於是植立門前之警察，即當維持秩序。有時車夫衝鋒太急，印度警察即舉棍力扶之，車夫亦不敢出聲與辯。此事余曾見二次。若在美國，警察毆車夫，必將釀成重大之交涉矣。

中國除警察毆車夫而外，即無其他用武之暴行矣，街市中雖行人肩摩，車輛轂擊，

而從未見兩人對扑者。吾曹在北京時，曾見二車夫爭辯，異常劇烈，然亦不過口角，未見用武也。

上海商埠所濱之黃浦江，泊船無數。大者爲歐美航來之大海輪。小者爲漁舟及水菓蔬菜之小船，皆以方形之布帆推進之。故水面上之居民，亦極衆多。兩岸則爲華麗之埠頭，不及枚舉。

中國水菓種類雖多，而余等曾聽有經驗者之告誡，故不敢多食。凡水菓蔬菜之未經煮熟者，吾曹無不慎防，不敢進口，恐罹痢疾或霍亂之危險也。顧必每種嘗試其一。蔬菓外觀雖極輝煌美觀，而內質乾而且朽。桃子較佳，而終不及我國（美人自稱）所產。梨子則極佳。西瓜內部或紅或黃，味極美，惜極危險，不敢多進。

吾曹抵滬之次日，即八月六日星期五，所排定之日程，亦有多少爲正式之約。清晨，華人引赴一壯麗之體育場，（按即精武體育會）觀中國式之拳術刀槍交戰等技。嗣即至一中國紗廠，（按即德大紗廠）其機器均新自美國購來，成績甚佳。午膳則應美國商會之請。是爲商人之團體。若輩略述在華經商之一二難點。旁晚即應華人二十一公團之請，在一中國菜館（按即大東旅社）進膳。列席者有男女華人數百人。

八月八日星期六，大北號開駛回國。本團團員之搭之而去者，約有半數。「蓋瑪泰華斯加號 *Madawaska* 須至九月十日自橫濱放洋，若輩不及搭乘此船也。」
八月八日星期日，氣候酷熱。吾曹上午休憩，下午乘人力車赴前財政總長唐氏宅中。唐氏者反對新銀行團者也。與吾曹論中國之財政及銀行團問題。王正廷亦在座。

【三】杭州一日記

▲滬杭道中禾田與墳墓相映成趣

▲中國店舖無窗飾而各具一種臭味

▲華人歡迎意誠情摯至堪感謝

吾人上海之游，告終於八月九日。離埠時，旅滬美人三千五百人對吾曹所表離別之情，固極深厚。然最殷勤者，仍當推各界華人。彼等派大隊代表至站歡送。享吾以音樂，護吾以軍隊。

中政府所備之特車，於晨間七時半啓行。向西南行，閱四小時而至杭州。車輛仿歐式。小房成列，旁通一走廊，座位均可架作床形，以便晚間睡息，殊爲適意。侍者俱爲華人，應酬極形週到。

杭州之游，爲吾人深入中國內地之第一次。途中所見，令吾趣味橫生。路旁田畝俱爲淤泥積成，極爲肥沃。隴畝間遍植桑樹，乃知此爲產絲之區。棉·麥·茶葉·甘蔗諸產，亦隨在可見。然主要農產似爲米。禾之種植，極遍而密。其穗種之繁盛，實爲余等生平所未見者。途中所經，未嘗見有盈丈之荒土。有之則爲墳墓。墓之形若小邱，撮土以爲之者也。壘壘者觸目皆是。華人以墳墓爲神聖不可侵犯之物，故其所佔之地，寧廢置不耕。然兩墳之間，苟有尺寸餘土，即墾而植之，不令荒蕪。余等游中國，自南徂北，此等墳墓，隨在皆有。北方墳墓所佔之地，較南方更多。田中耕畜極少，可知耕種之事，都由人力爲之者也。

杭州共有居民七〇〇〇〇〇人。旅居之西人，較他地爲少。故其中國式的現象，亦較爲顯著。停車之後，忽得一狂熱之歡迎，出於意料之外。車站歡迎之人，約有一五〇〇〇〇。彼等視美人爲贊友，故特休假一日。吾等下車後，見萬頭攢動，其面若棕色之海波。上體多裸。察其顏色，一若急急欲睹曾爲其拒絕和會中山東決案之美人者然。是日羣集之人雖衆，而聲息寂然。其推誠歡迎吾曹之情，一望可知。

月台之上，迎迓吾曹者有軍樂，有兵隊，有中國官員。中國一省之長官，與吾美之州長等，惟較爲顯赫耳。每省有省長及督軍各一。以實力論，督軍實駕乎省長之上。